

# 当代中国佛教留学僧运动

## ——以斯里兰卡国留学僧为例

### 惟 善

编者按：出洋留学是中国宗教和教育的关键词。古代中国，出国留学的主角是佛教界的僧人。从4世纪起，中国佛教僧人怀着求取真谛的愿望，踏上了到西天佛国印度等地取经的漫漫之路，写下了中国留学史上一幕幕感人的悲壮历史故事。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大陆掀起出国留学的热潮，中国佛教界的僧人也感受到这一潮流的涌动。他们放眼世界，参学佛乘，再次重走古人曾经走过的道路，续写了中国佛教留学僧史上的新篇章。今天，中国学僧出国留学已经不仅仅是为佛教教育的自主选择，更是一种配合国家的“科教兴国”、“振兴中华”的发展战略，是国家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本刊特约已在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获得佛学博士学位的惟善法师撰写专文，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回顾留学历史，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斯里兰卡作为亚洲的佛教留学中心，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佛教优秀人才。其中文学硕士有三、四十个，哲学硕士有六、七个，博士生有四、五个。另外，还有不少在斯里兰卡获得文学硕士或哲学硕士后去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僧。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僧人出国留学潮。本文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尽量公正、客观地介绍一下现代在斯里兰卡的中国学僧的留学情况。其主要内容包括：留学僧的类别、学校的选择、留学生活、所学的课程、留学僧数目和名单、留学僧在斯里兰卡的影响、留学僧的去向和留学僧的收获等七个方面。

“留学”这个词在佛教里已用了很长时间，在唐朝，出家人到国外求法就有“留学沙门”之称。但是到了明代以后，我国僧人出国留学已经停止，直到20世纪初，僧人出国留学才重新开始。如太虚大师派青年僧留学日本、暹罗、锡

兰等地。惟幻、法周(巴宙)、慧松、唯实、岫庐五人及其后的了参(叶均，1916—1985)等留学锡兰；法舫(1904—1951)、白慧(1919—)、达居等留学锡兰、印度；悲观、等慈、善归、达居(先留学锡兰)等四比丘留学暹罗。这些留学僧形成了中国佛教百百年来难得的留学盛况，为近代中国佛教对外交流、理论研究和佛经翻译注入了新的血液。

#### 斯里兰卡留学僧热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佛教界一直没有派僧人到国外留学。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政府为确保对外开放政策的长久及全面实施，确保未来对人才的需求及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留学政策的指导下，中国佛教协会开始派留学僧到日本和斯里兰卡(此后简称兰卡)留学。在中国佛教徒眼里，兰卡是最受欢迎的留学国家。其原因大致有四：

1、兰卡是最重要的南传佛教国家之一,具有悠久的佛教历史。我国高僧法显大师(? ~422)曾留学兰卡,并在那里学习了两年之久。他在《佛国记》中详细记述了当时兰卡的佛教盛况。兰卡的佛教流传至今,基本上还保持着佛陀时代的纯朴风格,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佛教学者研究的焦点。对于没有留过学的中国学僧来说,虽然在国内也能读到一些简单的上座部佛教介绍,但对巴利语三藏还是感到很神秘。在巴利三藏里佛陀的教法究竟是如何被记录的呢?它与汉译佛经的内容又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都会引起求知欲强的学僧去探索和追求。

2、兰卡有三种语言为官方用语,即僧伽罗语、英语和泰米尔语。在兰卡,受过教育的人与外国人进行沟通都能讲英语,尤其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仅能讲流利的英语,而且都能用漂亮的英语著书立说。所以到兰卡的留学生,可以不学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与其它上座部国家(如缅甸、泰国)相比,兰卡的语言环境是相当不错的。而中国学僧大多数出家之前都学过一点基础英语,所以兰卡作为重要的佛

教国家,可以使用英语,当然是中国留学僧的首选国家。

3、兰卡拥有许多世界级的佛教学者,如老一辈在家学者有玛拉拉塞克拉(G.P. Malalasekera, 1899 ~ 1973)、贾亚铁拉克(K.N. Jayatilleke, 1920 ~ 1970)、贾亚维克拉玛(N.A. Jayawickrama)、贾亚苏利耶(M.H.F. Jayasuriya)、帕利哈瓦达那(Mahinda Palihawadana)、莉莉德斯尔瓦(Lily de Silva)等教授;出家的比丘学者有布达搭陀(A.P. Buddhadatta)、那兰陀(Nārātā, 1898 ~ 1983)、罗喉罗(Walpola Rahula, 1907 ~ 1997)、法住(Dhammadīpī)等长老。年轻一代有卡鲁纳达萨(Y. Karunadasa)、泊瑞玛斯利(P.D. Premasiri)、阿悲那亚克(Oliver Abeynayake)、阿僧伽·提拉克勒达那(Asanga Tilakaratna)、苏玛拉波拉(Sumanapala, G.D.)、阿洛伊修斯(Aloysius Pieris s.j)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外国名僧和学者,如英国的髻智比丘(Nanamoli, 1905 ~ 1960)、德国向智比丘(Nyanaponika, 1901 ~ 1994)、美国的菩提比丘(Bodhi, 1944 ~)、马来西亚华裔法光法师(K. Dhammadīpī)、日本的远藤敏一(Toshiichi Endo)教授等等。这些佛教学者和专家都精通英



中国留学僧

文、巴利文或梵文。有些还精通法语、德语、日语、藏语、汉语。可见兰卡佛教学者及其佛教研究机构具有如此雄厚的佛教师资力量也是吸引外国生源的主要原因之一。

4、留学经费相对便宜。一个学僧在兰卡一年的留学费用一般在 5 千美元 (4 万人民币) 左右, 其中包括学费、住宿、生活和旅行等方面的费用。而去其他国家每年可能至少也要三、四万美金。

### 留学僧的类别

中国学僧出国留学可分为两类: 即公派生和自费生。根据国家规定: 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是指, 根据国家建设需要, 得到国家以及有关部门、地方、单位全部资助, 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 有计划派出的留学生。其种类有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佛教界公派留学僧是指通过佛教协会系统正式派出到国外留学的僧人, 这是属于单位公派。自费留学僧是指境内的出家人靠本人、寺院、师父、海外佛教团体、高僧大德或同参道友的提供的经费, 自行联系到国外高等院校、佛教科研机构学习或进修的留学人员。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佛教协会在赵朴初会长的领导下派出了第一批 5 比丘到兰卡留学, 即广兴、净因、圆慈、建华和学愚。21 世纪初, 中国佛教协会又派了一批云南上座部的僧人到兰卡求学, 随后派了又 5 人到兰卡康提去体验一年的寺院生活。中国学僧自费到兰卡的留学要比公派的稍晚几年, 大概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自费僧也可分两类: 地方佛学院毕业或中国佛学院毕业后出去的。在 2000 年前, 中国佛学院毕业僧想要自费留学, 必须先拿到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 中国佛学院出证明, 然后中国佛教协会再出证明, 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到公安局办理护照, 再到驻外使馆办理签证出境。现在不同了, 国家更开放, 申请护照很容易。

不论是公派还是自费的留学僧, 大部分都是靠香港、新加坡、台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

华人佛教团体或个体的资助。其中最著名的佛教团体有: 香港宝莲禅寺、志莲净苑、旭日集团、新加坡居士林和光明山等。个体赞助大部分是海外师公、师父、同参道友或居士等。留学僧获得海外团体的赞助, 留学经费有保障, 不会中途“断粮”。个体赞助就完全要靠双方的关系和感情, 还要靠赞助方的经济实力。所以, 在那些靠个体赞助的中国留学僧当中, 有很大一部分中途出现“断粮”问题。这些留学僧, 有些可以转向其他佛教团体获得支持, 有些只能中途放弃学业, 打包回国。随着国家的实力增强, 寺院的经济收入也一年比一年多。最近, 国内也逐渐出现了个别寺院和高僧大德资助学僧出国留学的现象。

### 学校的选择

到兰卡留学, 对于学校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因兰卡的大学多数是用僧伽罗语教学, 能用英语传授佛教课程的大学也只有二、三所, 即凯拉尼亚大学、佩拉德尼亚大学和刚刚办的斯里兰卡佛教和巴利语大学。在兰卡的公立大学主要有十所, 介绍如下:

1. 佩拉德尼亚大学, 创立于 1978 年, 以前叫锡兰大学。 <http://www.pdn.ac.lk/>
2. 凯拉尼亚大学, 创立于 1979 年, 前身是著名的锡兰维迪兰卡大学。 <http://www.kln.ac.lk/>
3. 贾亚瓦德纳普拉大学, 创立于 1978 年, 前身为锡兰维迪约达耶大学。 <http://www.sjp.ac.lk/>
4. 科伦坡大学, 创立于 1979 年, 前身为锡兰大学。 <http://www.cmb.ac.lk/>
5. 鲁呼努大学, 创立于 1984 年, 前身为斯里兰卡大学学院。 <http://www.ruh.ac.lk/>
6. 贾夫纳大学, 创立于 1979 年, 前身为斯里兰卡大学贾夫纳学院。 <http://www.jfn.ac.lk/>
7. 莫拉图瓦大学, 创立于 1978 年, 前身为锡兰科技学院。 <http://www.mrt.ac.lk/>
8. 东方大学, 创立于 1986 年, 前身为巴

提卡洛亚大学。http://www.esn.ac.lk/

9. 开放大学, 始创于 1980 年, http://www.ou.ac.lk/

10. 斯里兰卡佛教和巴利语大学, 始创于 1982 年。

在这 10 所大学中, 用英语教学的佛教研究机构要算凯拉尼亞大学最为出色, 尤其是它的巴利语和佛教研究生院 (http://www.beyondthenet.net/PGIPBS/ ) 每年要招收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多数是亚籍, 也有一些英国人, 或美国人。今年还有一个来自毛里求斯的华裔。康提的佩拉德尼亞大学也是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 招收全国最优秀的学生, 周围环境优美, 具有兰卡最大的图书馆。后来, 可能是因为师资都往科伦坡首都迁移, 或者是管理不善等问题, 导致许多年没招收用英语授课的外国佛教留学生。近两年又开始恢复。斯里兰卡佛教和巴利语大学是外国学生聚集的地方, 以缅甸和孟加拉国的学僧居多, 因为这里收的学费相对便宜, 当然教学质量不能与凯拉尼亞大学巴利语和佛教研究生院相媲美。到目前为止, 中国大陆的学僧大多数在凯拉尼亞大学学习。而从北京中国佛学院毕业过去的学僧都是在巴利语和佛教研究生院学习, 离凯拉尼亞大学本部远一点。

巴利语和佛教研究生院设在科伦坡, 以前在科伦坡四区, 后来迁移到科伦坡五区。凯拉尼亞大学巴利语和佛教研究生院以前又叫做维迪兰卡佛教研究生院, 设有三科: 佛教哲学、



应供时的饭菜

佛教文学和佛教文献。学生可选僧伽罗文和英语一种。一般外国留学生都选择英语系。研究生院主要的教授和讲师大都是从兰卡的各所大学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系聘请的, 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西方国家拿到了博士学位; 有的是在本地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 留学生生活

在斯里兰卡政府没有和泰米尔猛虎组织签订停火协议之前, 社会一直动荡不安。2001 年我

曾在居住的寺庙附近看见过三轮车被炸的场面。当时, 人肉挂在树上, 血喷在公路上; 几个警察用铁钳把一小块、一小块分不清是哪个部位的肉片夹进黑色的塑料袋里, 周围的人大声哭喊, 其情景十分恐怖、悲惨。中国留学僧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不安全感。

兰卡的气候相当炎热, 终年如夏, 特别是上午 11 点到下午 4 时左右, 太阳像火一样。如果中午在外行走, 头晒得发昏; 呆在家里, 汗流浃背。寺院或房东几乎不提供空调和风扇, 所以多数中国学僧都自己买风扇。热带地方又容易得登革热。这是由蚊子引起的热带疾病, 很危险, 治疗不及时会死人。这种疾病, 很多中国留学僧都得过, 时热时冷, 伴有呕吐, 必须住院。

兰卡的交通很糟糕, 路窄车多, 经常交通堵塞。上下班和学校放学的时候, 车子寸步难行, 人群拥挤。找住宿也是一件最令人头痛的

事。学校不给留学生提供住处和饮食,所有的外国留学生只有租房,或者找寺院住。在城市租房很贵,从七、八十到一百多美金一个月。我们刚到兰卡时,曾住过两百多美元一个月的房子。有的房东可以提供一些简单的家具,如桌椅、板凳、书架、厨房用具等;有的什么都不提供,只好自己到市场上买。租房住的同学要面对许多问题:订合同、交押金;油盐酱醋、大米蔬菜要自己去买,一天三顿饭要自己动手做。

作为出家人,在兰卡想要找寺院住也不容易。虽然科伦坡有不少寺院,但大多数住房少,只有两、三个出家人住,并且很多孟加拉国和缅甸的留学僧拥挤在科伦坡,寺庙都被他们住满了。有个别寺院即使有空房,也不愿意给外国的大乘留学僧住。其原因大致有三。一、僧装不同,二、要吃晚餐,三、怕外国学僧看见他们不是过午不食(根据传统,他们应该过午不食。现在很多僧人已不持这条戒律)。在科伦坡郊区有几座较大一些的寺院,能住几十人。而这类寺院离学校很远,外国学僧一般不愿意去住。

在寺院,如果中国学僧能适应他们的饮食习惯,有的还可以和兰卡出家人一起吃早餐和午饭。而大部分中国人都无法适应他们的饮食习惯,主要是因为饭菜是凉的。菜不用锅炒,而是煮,调料、辣椒放得多。多数兰卡菜不放油,只放一些椰子汁。可能最让中国人无法接受的就是臭米和椰子油的味道。与国内相比,兰卡的饮食非常昂贵,蔬菜种类很少。有些大白菜、花菜多数是韩国人栽的,大白菜保持在 80 卢比一公斤(1 元人民币现在相当于 9-10 卢比);花菜和芹菜都是 200 多卢比一公斤,西红柿 50 到 100 多卢比一公斤,卷心菜 60-80 卢比一公斤。其它的如香菇、木耳都是进口的,价钱相当昂贵。水果也很贵,一般差一点的苹果为 25-30 卢比一个,有些好的大的要 50 卢比;芒果 30 卢比一只;葡萄 250-300 卢比一公斤。在兰卡有不少中餐馆,一餐每人一千多卢比,少则七、八百卢比。中国学僧只有逢年过

节,大家才去一、两次。

不论是住寺还是租房,中国留学僧在兰卡的生活都非常朴素、节约。平常时间大家学习很忙,除了每天学校有课之外,学僧还会另找老师补习英语、巴利语或梵语。所以,对饮食方面都不在乎,饭菜清淡单调,有不少学僧还经常吃快餐面。因为兰卡的环境不好,生活辛苦,也有个别学僧来到兰卡不学而退,或中途而退的情况。

### 所学的课程

中国学僧主要是在凯拉尼亚大学本部和巴利语和佛教研究生院学习。大学本部的课程以佛教基础知识为主,语言包括英语和巴利文。所以,4 年认真学下来,学僧的语言基础牢固,佛学理论也很扎实。研究生院的科程主要有文学硕士预备班(diploma)课程、文学硕士(M.A)课程、哲学硕士(M.Ph)课程和博士(Ph.D)课程。预备班为 1 年 3 个学期,共 30 周课时,每周只有 4 节课。课程内容比较简单,一般都是一些佛教基础知识。这是为那些具有大学文凭,而没有读过佛学院的学生开设的基础课程。文学硕士课程和预备班一样,1 年 3 个学期,共 30 周课时。教授的授课方式不同于在大学和预备班那样讲授佛学基础知识。他们主要是针对问题来批判和讨论,在众多佛学研究学派中给学生介绍最新的资料、研究和点评。所以,这种教学方式能够使学生开阔视野,发现未开拓的新课题。下面的是 1999 年开设的课程:

1. 阿毗达摩俱舍论的教义辩论。
2. 早期佛教——对于各种不同问题的解释。
3. 佛教的教育哲学和传播。
4. 日本现代佛教的宗派思想。
5. 中论——空的教义。
6. 佛教社会尺度。
7. 佛教与宗教哲学。
8. 佛教戒律和现代法律哲学。

## 9. 佛教心理学。

## 10. 附加巴利文或梵文。

有时候来授课的教授会有所变动, 课程会根据新来的教授而有所改变。如这几年有了一些新的课程: 佛教艺术和建筑学、介绍巴利语注释文学、上座部和大乘的菩萨思想等等。所有开设的课程, 每周一次, 一小时。修学完三个学期的课程之后, 学生可以在所学过的课程中选择五科进行考试, 每科考三个小时。另外, 还需在所学过的内容中用英文写一篇大约五千字的小论文。论文题目必须在第二个学期结束前交给教授审查。

攻读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的学生主要是做自己的论文和补习巴利文或梵文, 研究生院没有特别开设课程, 但有语言课供学生选择。导师一般会给出学生指导研究方向, 提供最新研究资料, 把握论文的框架结构。好的导师还会给学生补习专业知识和专业语言课。哲学硕士的研究课程至少要二年时间, 最长期限为四年。博士学位的研究课程至少要三年时间, 最长期限为五年。如果没有获得学位, 想继续研究下去, 必须重新申请注册。

## 近几年中国留学僧数目和名单

从 20 世纪末到今年, 在凯拉尼亚大学(包括研究生院)学过的中国学生总人数 73 人(69 位僧人, 4 位在家人), 其中公派为 5 人。已经获得文学硕士的有 42 人(38 位僧人, 4 个在家人); 今年正在念文学硕士的 10 人。已获哲学硕士的 10 人(8 位僧人, 2 个在家人); 已获哲学博士的 5 人(台湾比丘尼 1 位); 另外还有已经注册了, 或即将要毕业的。在所有这些留学僧中, 中国佛学院的学生在研究生院就有 40 位, 占留学总数的 54.8%。到目前为止, 在兰卡已获得博士学位的都是自费僧, 而已获得文学硕士的自费僧大约占 93.2%。具体情况如下:

凯拉尼亚大学部: (此名单包括已毕业的, 正在读和中途离开的)

贤达、真净、贤端、正教、信光、会闲、朗诚(后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心清, 心应、心光、圣信、慧忠、法灵、隆仰, 能明、能杰、又明。

台湾有三位比丘尼: 两位获得学士, 一位获得博士(见宁法师)。

五台山来了五位比丘尼, 但未完成学业而回国。

巴利语和佛教研究生院: (此根据毕业典礼名单, 2005 年的除外)

## 1、佛学硕士(已获得的 42 位):

1991 年: 广兴、净因、圆慈、建华、学愚。

1994 年: 赵桐(在家 / 女)、法庆、祖能。

1995 年: 能持、能忍、印亮、文贤、本性、悟智、大仑(Hsu Kuo-Ju, 台湾比丘尼)。

1996 年: 邓小松(在家)、Wang Chien Chih(在家, 台湾)。

1998 年: 贤达。

1999 年: 源流、惟善、德明、正教(Cheng Jia Fu)、大弘(Wu Mei Ching, 台湾比丘尼)

2000 年: 性仁、智一、一如、宽广、性朴、理方、理会。

2001 年: 能进、昌善、信光。

2002 年: 会闲、定慧、曙宣、养辉。

2003 年: 法如、满深。

2004 年: 延印、正空, 性慈(郑子雄)。

2005 年: 永兴、心清、心应、崇智、明清、善果、悟常、传正、印灵、开庆。(这一年还没有考试)

## 2、哲学硕士(10 位):

1994 年

广兴: 论文 Nagasena Bhikshu Sutra: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and Study, 导师: Ven. Prof. K. Dhammadajoti(法光法师)和季羨林教授。.

净因: 论文 The Revival of Buddhism in Modern China (1978-1994), 导师: Ven. Prof. K. Dhammadajoti 和方立天教授。

圆慈: 论文 The Discourse on the Essential Secrets of Meditation - Critical Transla-

Introduction, 导师是: Ven. Prof. K. Dhammadhoti 和季羨林。

建华: 论文 A Critical Translation of Fan Dong J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Brahmajala Sutra, 导师: Ven. Prof. K. Dhammadhoti 和方立天。

学愚: 论文 A Critical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Chinese Version of Causal Sequence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导师: Ven. Prof. K. Dhammadhoti 和季羨林。

1996 年

Chiu Hisu-Hua (在家 / 女, 台湾): 论文 A Critical Study of Samghabhadra's Critique of the Abhidharmakoabhyam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His Nyāyānusāra, 导师: Ven. Prof. K. Dhammadhoti 和 Prof. Y. Karunadasa。

1997 年

道龙: 论文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Xuan Tsang's version of the Mahayana Samgraha, 导师: Ven. Prof. K. Dhammadhoti 和 Prof. Y. Karunadasa。

1999 年

能持: 论文 A Critical Study and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Zhong Ben Qi Jing: The Madhyama-ittivrttaka-Sutra, 导师: Ven. Prof. K. Dhammadhoti 和 Prof. Y. Karunadasa。

2000 年

大仑 (Hsu Kuo-Ju, 台湾比丘尼): 论文 Daoxuan: A Study of His Life and His Further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导师: Ven. Prof. K. Dhammadhoti 和 Prof. Sirimā Kiribamune。

Wang Chien Chih (台湾、在家): 论文 A Critical Study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Da Shan Jian Wang Jing Corresponding to the

Pali Maha Sudassana Suttanta, 导师: Ven. Prof. K. Dhammadhoti 和 Prof. Mahinda Pali-hawadane。

现已注册的有: 会闲、理慧、郑子雄、心

光(比丘尼)。(以上名单为研究生院 30 周年庆典纪念特刊所提供)

3、博士 4 位:

2003 年

贤达: 论文 A Study of the Sarvāstivāda's Karma Theory based on the Abhidharmakośabhaṇya and the Nyāyānusāra, 导师: Ven. Prof. K. Dhammadhoti 和 Prof. Y. Karunadasa.

2005 年

源流: 论文 Jāṇa in Sarvāstivāda Abhidharma: A Study based on Vasubandu's Abhidharmakośabhaṇya and its Sanskrit and Chinese Commentaries, 导师: Ven. Prof. K. Dhammadhoti 和 Prof. G.D. Sumanapala

惟善: 论文 Dhyāna in Sarvāstivāda Abhidharma: A Study based on Abhidharmakośabhaṇya and its Sanskrit and Chinese Commentaries, 导师: Ven. Prof. K. Dhammadhoti 和 Prof. G.D. Sumanapala.

一如: 论文 A Study of the N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ypes of Stream-Winner (Sotapanna) According to the Pali Canon, 导师: Prof. Asanga Tilakaratne.

还有一些将要通过博士答辩的, 如智一法师; 也有已经注册了的, 如理方、性朴、定慧法师等。

4、2002 年 7 月中国佛教协会派了 6 位云南上座部学僧, 目前在兰卡学习的还有 3 位: 岩扁、岩三说、金哏保。其他 3 位中有一个在兰卡生病, 回国后不久就圆寂了; 另外 2 位 2005 年上半年退学回国。这也是中国佛教协会历史上第一次选派南传佛教比丘到斯里兰卡留学。近几年来中国佛协刀述仁副会长一心一意在为云南上座佛教办教育, 提高僧人素质, 其功不可没。

5、2003 年 7 月中国佛教协会派悟性、界泓、慈眼、达因、道风到兰卡参学一年。

将近 20 年的留学史中, 在兰卡学过的全部中国留学僧大概有 80 多人, 在家的有 5 位

左右。与其它几个南亚国家相比,中国留学僧在兰卡的数目还是相对较少。缅甸在兰卡的留学僧每年能保持在一百多人,而孟加拉的学僧就有四、五百人。从长远来看,中国佛教如果要在世界佛教界发挥更大的作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几十个留学僧还远远不够。

### 留学僧在斯里兰卡的影响

每个中国学僧在兰卡都要接触很多当地人士,上至佛教大长老和政府高官、下至小和尚与贫民百姓,还有个别同学会见过总统或总理。在这些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过程中,涉及到很多两国人的思想对比问题,如国情、宗教、文化、经济、生活方式等等。这种思想性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两国人民在无形中相互吸收或熟悉的过程。

早期公派到兰卡的留学僧,为了适应当地寺院的宗教生活,都换成了黄色的上座部僧装。穿这样的僧装,你可以参加他们的佛教仪式,出去应供;坐公共汽车有人让座位;出去办事,可能得到优先权。不足之处是,这庄严的形象不能让兰卡人联想到大乘的真正的僧服,以至于他们把穿大乘僧服的出家人误解为在家。从能持、能忍法师等来兰卡之后,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僧都穿大乘装。刚开始兰卡人不习惯,把大乘留学僧(包括韩国的)误为在家。后来,由于大家的努力坚持,使兰卡人改变了这种错误的看法。特别是在科伦坡和凯来尼亞,大部分兰卡在家人都能辨别出大乘的出家人。如果穿长褂、或黄色的短褂在科伦坡坐公共汽车,大部分兰卡在家人都会让座位,有些好的售票员还不收车费。如住在寺院,长老有时会请大乘僧参加应供(d<sub>u</sub>na),在家居士照样要向大乘出家人礼拜。

两年前,研究生院的著名巴利文教授,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名望的贾雅维克拉玛(N.A. Jayavickrama)生病后,来到我住的庙里供僧,点名要我和源流法师参加他的供斋。他知道我们不穿南传的僧装,还特意为我们单独准备了

礼品,一人一块床单和手巾,诵经后还行礼。我们都是他的学生,包括我的导师法光法师以及以前的学长净因法师等都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要这么尊重我们?因为他认识到,中国大乘僧人和兰卡僧人是平等的。如果中国的出家人在兰卡,行为举止和修学上做的不好,怎能赢得当地人对我们这样的尊重呢?

大部分中国学生在海外学习非常用功,世界闻名。有位德国教授 Bergit Mayer-Knig 对我说,她在德国有个中国学生太用功了。如此下去我真担心他的身体。在兰卡的中国学僧也是如此。中国学僧除了用功学习之外,近来也开始参加一些佛教学术活动。2003年11月中旬,斯里兰卡佛教部出资在康提举办的“斯里兰卡佛教研究协会”第一次会议上,有中国学僧发表学术演说。同年11月28-30日,在兰卡南部的鲁呼努(Ruhuna)大学举办的“斯里兰卡研究第九次国际会”上也有中国学僧发表论文。另外,还有一位在瑞典攻读经济博士的中国学生也前来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

中国留学僧遇有公共活动时,大家都会一起参加。2002年卫塞节(Ves<sub>u</sub> kha)时,为了祝贺兰卡政府与泰米尔猛虎组织达成停火谈判协议,祈祷兰卡和平,国泰民安,全体中国留学僧在班达拉奈亚克国际会议中心(在中国大使馆对面),举行了一场大型的浴佛诵经法会。兰卡国家电视台对这次法会进行了全国直播。这是中国留学僧在兰卡第一次举行这么庄严隆重的大乘佛教浴佛法会。2003年卫塞节,中国留学僧又在凯拉尼亞大学巴利语和佛教研究生院举行了浴佛诵经法会,参加的兰卡信徒有四、五百人,也有电视台现场录音转播。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兰卡有38940人死亡,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有些寺院被摧毁,僧人被淹死。在这大灾大难的时刻,中国学僧积极参与帮助兰卡寺院救灾。

总的来说,中国留学僧对兰卡的影响是积极的、良好的。这种好的影响将会在新一代的中国留学僧身上继续保持下去,促进中斯两国

佛教徒建立更深的友谊关系。

### 留学僧的去向

改革开放后 20 多年里, 兰卡给中国佛教培养了不少人才, 已有将近一、二十个学僧学成回国了。如净因、广兴法师在香港大学任教, 圆慈法师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做研究工作; 美国回来的学愚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建华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目前为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本性法师回到福建省佛教协会; 悟智和真净法师回到温州头陀寺, 能忍、信光、能进、会闲法师回到普陀山; 昌善法师回到东北; 法如法师回到四川成都; 还有德明、曙宣法师等也都回国; 前两年在兰卡获得博士学位的贤达法师也回到福建莆田。另外, 还有一些学成后在海外弘法的, 如道隆法师和能持法师在美国住持寺院; 在英国获得博士的朗诚法师和在美国西来大学获得博士的性忍法师目前在新加坡帮助办佛学院; 今年在兰卡获得博士学位的源流法师在泰国国际佛教大学任教, 担任宗教研究系主任。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佛教作为一大宗教, 我们需要留学僧回国服务, 也需要留学僧留在海外服务。这样国与国之间才有互动、佛教与佛教之间才有更密切的交往。在将近 20 年的中国学僧的留学史中, 证明绝大多数留学僧是爱国爱教的。现在国家为留学生回国服务, 制定了非常开明和灵活的留学政策, 即“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中国佛教界需要更多的海外留学僧回国服务, 同时也应该在使用政策上进一步完善, 调动留学僧的积极性。

### 留学僧的收获

个人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时候, 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当地的文化, 最重要的是, 对自己的民族和佛教文化有了一个反观和再认识。中国佛教徒一般都认为斯里兰卡的出家人需要过午不食(传统是这样), 而事实上, 科伦坡有不少出家人都秘密地吃晚餐。午餐在

下午一、两点吃也不是什么怪事。从传统意义上说, 兰卡出家人是不接受金钱供养的, 但在全球经济化的时代, 他们也开始接受金钱的供养。有些富裕的在家信徒请出家人诵经或应供之后, 会用信封包一百、五百或一千卢比不等, 以及其它礼品作为供养。传统兰卡男人穿纱笼(sarong), 女的穿纱丽(saree), 而个别中国学者说兰卡男女都穿纱笼, 这显然不准确。由于这些无形的东西是很难从书本上获得的, 所以, 要对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进行更彻底、更清楚的了解, 就必须要亲自到那里去体验生活。

一个好学的学僧在兰卡可学习他们的佛教研究方法和多种佛教语言, 如最基本的佛教用语有巴利语、梵文、英语等。作为一个佛教的大家, 一般要懂得四种古典语言(梵、巴、汉、藏)和四种现代语言(英、日、法、德)。前四种语言记载了佛教的原始资料; 而后四种语言则记载了世界一流的佛教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兰卡的佛教学者当中, 懂汉语、日文的佛教学者不多见, 而懂巴、梵、英、法、德语的就比较多, 所以中国学僧在兰卡, 多数专攻英文和巴利文, 也有极少数学过梵文、日文或法文。在佛教知识方面, 在凯拉尼亚大学, 巴利语和佛教研究生院不仅能学上座部佛教, 而且也能学大乘佛教。在那里不存在上座部反大乘非佛说, 也不存在大乘轻视小乘的观念。

外国出家人, 特别是大乘的, 在兰卡留学一般不受当地寺院管制, 完全靠自觉地去遵守佛教清规、戒律和道德行为准则。除了学习之外, 修行完全是个个人的私事,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每天修持功课, 诵经、打坐、念佛都可以。学校或寺院不会强制你每天必须这样做或那样做。在外留学, 经常会感到孤独, 特别是刚去的时候。据说, 以前有个别学长因为寂寞还在自己房里大哭。留学要克服如此众多的困难, 这本身就是一种收获。